



清官册·假官真做

高阳说清史

高阳

「以历史入小说 以小说述历史」

写人情，高阳写出了怨而不怒，冷静客观的气质

写斗争，高阳切中了权力欲望对人性的腐蚀

写风格，高阳更是勾绘出了一部绚丽磅礴的民俗变迁史

正因此故，才有了「有井水处有金庸，有村镇处有高阳」一说

高阳 著

安徽出版集团
黄山书社

高阳说清史

高阳 著

清官册·假官真做

安徽出版集团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官册·假官真做/高阳著. —合肥: 黄山书社, 2008. 9

ISBN 978-7-80707-986-6

I. 清… II. 高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28828 号

本书经由中国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在大陆地区发行

书 名: 清官册·假官真做

著 者: 高 阳

策 划: 任耕云 远流博识网

责任编辑: 余 玲

特约编辑: 徐 烁

装帧设计: 徐道会

出 版: 黄山书社

社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

邮政编码 230071

发 行: 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

印 刷: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 69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1.875

字 数: 321 千字

定 价: 42.00 元

自序

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，二十余年心血所积，得书若干，计字又若干，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。约略而计，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；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，年得百万，保守估计，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。所谓“著作等身”，自觉无忝。

上下五千年，史实浩如烟海，所以我的小说题材，永远发掘不尽；更堪自慰的是，世界华人社会，到处都有我的读者。有些读者奖饰之殷，期勉之切，在我只有用“惭感交并”四个字来形容心境。

行年六十有五，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；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、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，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，可说并未老化；与笔续盟，廿载可期。不过今后的笔墨生涯，一方面从事创作，另一方面亦须整理旧稿。新作单行本将仅交由联经及远景两家出版事业公司印行。

与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合作的开始，在个人的创作历程中，是一块很重要的里程碑，更是一种极愉快的经验，特缀数语，敬告读者。

是为序。



一九八六年九月杪

目 录

清 官 册

- 1 天子右文 / 3
- 2 节母之子 / 19
- 3 科场大狱 / 61
- 4 仕优而学 / 81
- 5 特达之知 / 113
- 6 辅导太子 / 165

假官真做

- 假官真做 / 207
- 任公与刁间 / 222
- 买 命 / 263
- 吕 不 韦 / 274
- 临邛卓家 / 287

清 官 册

1 天子右文

“三藩之乱”已经四年了，局势的演变，证明皇帝所作的“撤藩”的决定是睿智的。

最初是四藩——清朝开国以后的四个异姓王。定南王孔有德早死而无嗣，剩下三藩：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，在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，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，名为镇守，实同割据。尤其是盘踞西南半壁的吴三桂，自从康熙元年以弓弦绞杀永历帝于榔，斩绝明祀以后，逐渐跋扈，用人则吏部、兵部不得过问，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，每年耗费军饷二千余万两银子，邻近数省的收入不足以供应，还要取给于东南财赋之区。“他要干什么？养那么多兵！大乱之后，悉索敝赋地征敛了百姓的脂膏，去填他的贪壑，这是公平的吗？照这样子岁靡巨饷，何时才能修水利、劝麻桑、兴文教，与民休息，出现太平岁月？”这一连串的疑问，从皇帝十四岁亲政时，就已困扰着他。

多少日子积下来的深思熟虑，终于在一次御前会议中表达了出来：撤藩。没有人相信吴三桂和耿精忠能像宋朝那班开国的将领那样接受劝告，奉还兵权于朝廷，以享厚禄为已足。此举只能导致一个后果：激起叛乱。

八旗的重臣都期期以为不可，而二十岁的皇帝断然作了决定。“撤亦反，不撤亦反！”他说，“不如先发制人。再拖下去，吴三桂羽翼更盛，越发难制。”

拥护皇帝主张的，只有极少的几个人：户部尚书米思翰、兵部尚书明珠、刑部尚书莫洛。至于汉大臣，在这种论用兵的廷议中，是没有发言的余地的。

吴三桂、耿精忠、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，果然都反了。

平乱的军事起先很吃力，但皇帝深具信心，所以在亲裁调兵筹饷的大政，以及不分昼夜批阅军报、指授方略之余，依旧亲近儒臣，不废讲学。这样到了康熙十六年，也就是三藩之乱进入第五个年头，战势已在控制之下，平定只是时日迟早而已。

在用兵的四年之中，皇帝更了然于治乱之道；明朝的遗民志士还很多，然而吴三桂却不能得到他们的助力，因为吴三桂不忠、不孝，复不义。一个皇朝的兴废，全系于人心的向背，而人心的向背先要看读书人的态度，读书人的态度又决定于这个皇朝的做法，讲究仁义礼乐的孔孟之道，读书人自然就会拥护。

他深切了解人心望治，明朝的那班遗民志士，只是在感情上还惓惓于故主；而故主之祀已绝，就只有隐于岩壑，自了一生。然而作为天下之主，不容此辈高蹈，盛运宏开，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；尤其是读书人，应有先忧后乐的天下之志，责任更重。

于是，他决定特开制科，名为“博学弘儒”。

制科是皇帝下制敕，特别举行的一种定期考试，以待非常之才，盛行于唐朝，名目甚多，有特重品行的“贤良方正”，识拔骨鲠之士的“直言极谏”，选取将才的“军谋越众”，而最通行的是访求“博学”，或称“博学宏词”，或称“博学通识”。自南宋以来，制科不常举行，明朝有“举荐”的制度，不行制科。因此，这是规复盛唐旧制，成为一代盛典。

康熙十七年己未，正月二十三日，颁下上谕：

自古一代之兴，必有博学弘儒，振起文运，阐发经史，润色词章，以备顾问著作之选。朕万几时暇，游心文翰，思得博洽之士，用授典学。我朝定鼎以来，尊儒重道，培养人才，四海之广，实无奇才硕彦，学问渊通，文藻瑰丽，可以追踪前哲者？凡有学行兼优、文词

卓绝之人，不论已未出仕，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，在外督、抚、布、按，各举所知，朕将亲试录用。其余内外各官，果有真知灼见，在内开送吏部，在外开报于该督抚，代为题荐。务令虚公延访，期得真才，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。

上谕是发给吏部的，吏部再录谕分行京内外大小衙门。照上谕上说，凡是官员，都可荐举贤才；但话虽如此，访求遗贤的主要责任，还是落在各省的总督、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身上。其中有些人，是非要征请到京不可的。

这几个人是有名的遗老，第一个是顾炎武，今年已经六十六岁，卜居陕西华阴，早年有志恢复明室，而且守着他的绝食而死的亡母之诫：“弗事二姓。”为何垂暮又肯失节？因此县官到门，坚卧不起；如果强迫他上路，那也很简单，一把并州利剪，或者一包毒药，就可了结。以后靠他的外甥徐乾学、徐元文的斡旋，总算免了这场麻烦。

第二个是黄宗羲，他是明朝东林巨头，与杨涟、左光斗同时被害的黄尊素的长子，亦是反清有名的，此时已经六十九岁，归隐浙东，致力于著述及讲学，为一代儒家，当然亦不肯受征召，以老病的理由，推辞掉了。

再有一个是李颀，为关中理学大儒，学者称为“二曲先生”。县官到门征请，李二曲叫家人回报，说病重不能动身。那县官当差巴结，一定要把他弄到京城，于是连床抬了上路，李二曲水浆不入口，预备绝食自尽，只好放他回去，一回整屋，锁入窑洞，除了顾炎武以外，什么客都不见。

还有一个是山西人傅山，字青主，今年已经七十四岁，辞谢不赴，县官也是派人抬了床上路，到了京城崇文门外二十里之处，无论如何不肯再往前走，否则就自杀。于是找了个野庙把他安置下来。在野大老，自有人尊敬，大学士冯溥素有爱才之名，首先去探望，接着公卿毕集，而傅青主睡在板床上，来既不迎，去亦不送，只说病重不能应试。他的同乡、左都御史魏象枢代为陈奏，奉旨免试。这原是很好的事，不想另生枝节。

受官照例要谢恩，傅青主不受亦不谢，而冯溥非强迫他这么做不可。于是依然连床抬着到宫门，傅青主一望见由“大明门”所改的“大清门”的门额，顿时泪流满面，从床上滚了下来，仆倒在地。

这一下搞得非常没趣，而有人还要簸弄着让他望宫门磕头，魏象枢见机，赶紧伸手阻拦，“好了，好了！”他说，“这就是谢过恩了。”

俗语道得好：“有人辞官归故里，有人漏夜赶科场。”有顾炎武、黄宗羲、李颙、傅青主等人宁死不受征召；亦有人以为这是登龙捷径，千方百计谋求荐举。因此盛传荐举有价，公价是二十四两银子。有人作了这样两首诗：

博学弘儒本是名，寄声词客莫营营。比周休得尤台省，门第还须怨父兄。

补牍何因也动心？纷纷求荐竞如林！纵然博得虚名色，袖里应持廿四金。

这是指在京的人而言，由各省举荐的，大多高才博学，四海知名，而且颇多寒士。“长安居，大不易”，皇帝知道了征士的苦楚，特地嘱咐大学士索额图和明珠，交由户部酌量给予衣食。因此从康熙十七年十一月起，待诏的征士，每人每月给米三斗、银三两。于是“文酒之会”便多了，征士把杯吟联之地，常在虎坊桥西炭厂的众春园。于是又有人作诗讥嘲：

荐雄征牍挂衡门，钦召金牌插短辕。京兆酒钱分赐后，大家携馔众春园。

有一天雅集，正当兴高采烈之际，有人托跑堂的送了一首诗到席间，结句是：“从此长安传盛事，杯盘狼藉醉巢由。”巢父、许由是上古高士。许由居颍川之滨，帝尧欲召之为九州长，许由听得这话，认为他的耳朵都已受污，因而以颍川之水洗耳。当时巢父正在牧牛，怕许由洗耳的水污了牛口，特地牵牛到上游去饮水。举此典故，讥讽得非常刻毒；然而这无非是不与其选的人，有意轻薄而已。

*

*

*

“轻薄出于自取！”这是陆陇其所说的话。陆陇其是浙江平湖人，字稼

书；曾祖名叫陆溥，在江西丰城当县丞，有一次押运军饷到南京，夜过采石矶时，忽然发现船中漏水，他跪下来向天祷告：“船中如果有一文钱是由非法而来，愿葬身鱼腹。”就在祝祷自明心迹以后，船不漏了！天亮检视，发现船底破了一个洞，但是，有水草裹着三条鱼，恰好塞住漏洞。以后他的儿子，也就是陆陇其的祖父，为纪念先德，特地将他的新居题名“三鱼堂”；陆陇其的文集也就叫“三鱼堂集”。

陆陇其是康熙九年的进士，讲理学专家朱子，但绝不是空谈心性的腐儒。康熙十四年授职为嘉定县令。县令虽小，可以“灭门”，而陆陇其从不用他“父母官”的权威，老百姓打官司，他不派如狼似虎的皂隶去抓人，如果是宗族相争，找他们的族长；如果是乡里相争，则找当地的长者，或者叫原被两告自己相约而至，细诉曲直。

他的听讼，全遵感化的宗旨，常常有父子反目、兄弟相仇，打上了官司，经他苦口婆心反复开导，被劝得相拥而泣、和好如初的。

做县官的两件大事：刑名、钱粮。追完钱粮称为“比”；比期一到，不完就要打屁股。他定了一种“挂比法”，挂是挂名，到比期把欠粮人的名字公告出来，等百姓自己来完。同时找了欠粮的人来，这样劝告：“钱粮是朝廷的国课，不是进我县官的腰包。你们如果重视公事，完清钱粮，身心俱泰，我亦就可以安逸了。我的安逸不是在家里享清福，而是可以匀出工夫来替一县做事。你们想想看，我跟你们没有仇，何苦一到比期就要打你们？再说，一动刑，你们要私下给皂隶‘杖钱’；如果雇人代为受比，有行情的，要给两百个制钱。这些钱都是白花了的；不但白花，还落个欠粮被打屁股的丑名声，与其如此，何不把这些钱省下来凑正数？一次完不清，分两次、三次都可以。”

这个分期完粮的办法，也是陆陇其独有的，名为“甘限法”，到期不完，甘愿倍罚。老百姓听这位县大老爷如此苦心调护，不能不识好歹，所以江南的钱粮，总是嘉定县完得最快，欠得最少。

他到嘉定的第二年，因为朝廷讨伐吴三桂，各省征饷，每一县都是正供尚且征不足，额外加征，自然更感困难，但嘉定的成绩优异。陆陇其出一道告示说：“我绝不贪恋一官，为百姓向朝廷争，即使革职，亦无遗憾，但这样做对你们没有好处，因为朝廷已经出兵，粮饷不可不筹，所以争也无用，徒然耽

误正事。”然后，他又派人到每家投一张名帖，作为亲自拜托的表示。嘉定老百姓不忍他们的县官为难，踊跃捐输，一个月不到，征了十万两银子。

然而，从古到今，凡是清官，大致总不为上司所喜。陆陇其的上司、江宁巡抚慕天颜，操守并不见得好，各县都经常有馈献，只有陆陇其不送红包。到了巡抚过生日那天，属下送礼，唯恐不丰，陆陇其登堂拜了寿，取出一匹布、两双鞋子，说是他的家人所制，不是取自民间，特以呈献巡抚作寿礼。

慕天颜笑着辞谢，心里却很不高兴。但是，陆陇其深得民心，要想动他不容易，慕天颜最后想出一计，上奏请行“州县繁简更调法”，接着奏劾陆陇其，说嘉定是大县，政务繁冗，陆陇其的“操守绝一尘”，但“德有余而才不足”，宜调小县。

奏疏到京，照例交吏部审议。左都御史魏象枢为陆陇其不平，因而上奏，说如今地方官，唯恐操守不佳；既知陆陇其“操守绝一尘，何不留以长养百姓？请严飭诸督抚，大破积习，勿使廉吏灰心，贪风日长”。皇帝认为这话说得有理，不准慕天颜的奏请。

而结果陆陇其毕竟还是让慕天颜攻走了。那是由于一个极小的过失，甚至不算过失，是慕天颜的欲加之罪。

事起于一件命案。有个姓徐的商人，在收取了账款回家的途中被杀，凶手不知是谁。等地保进城禀报，陆陇其立即带了刑房书办和仵作下乡相验。

照例的，苦主一定会在现场递状，哭诉缉凶，为死者伸冤。但凶手虽逃得不知去向，也不知姓甚名谁，而徐家的长子在状子上却指得明明白白，是他家的一个仇人下的毒手。陆陇其准了状子，回到衙门，立刻就发火签，把苦主所指控的凶手，一个姓张的屠夫抓了来。

张屠夫素行不端，一脸的横肉，看样子倒真像个能干出那种谋财害命的勾当的恶人。然而张屠夫上得堂去，极口呼冤。陆陇其听讼，一向冷静，总要让被告尽量申诉，除非有种种证据，断定犯人是在狡赖，否则不用刑罚，所以这时虽觉得张屠夫相貌凶恶，却不敢存着丝毫成见，只在口供上盘驳。

“你跟姓徐的，是如何结的仇？”陆陇其问道，“人家状子上说得明明白白，你曾经‘一再扬言，非杀徐某人不可’，可有这话？”

“那是小人喝了酒胡说，作不得准。”张屠夫供道，“小人跟姓徐的结仇，

原是为了祖坟的风水；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，打从小人上一辈子就结了冤家的。”

“俗语道得好：‘酒后露真情。’如果不是你心里一直在想着杀姓徐的，喝醉了酒，就不会说那种话！”

“青天大老爷明鉴，想归想，做归做。譬如说，有那讨饭的，走过小人的肉案子，每每望着架子上的猪肉流口水，也许他心里在打算着偷一块走，莫非小人就赖他是贼？”

“咄！”值堂的皂隶厉声呵斥，“你怎么顶撞大老爷？”

张屠夫的话很厉害，若是别个县官，一定痛斥他“奸刁利口”，说不定就先打一顿板子，然而陆陇其却并不生气；不但不生气，还觉得他的话说得极有道理——这个道理，陆陇其最明白，他是口不离程朱，躬自实践，言行必符的人，程朱的心性之学，修养所重，就在心不起恶念。所谓“不欺暗室”，不是说暗室中虽无人得见，而仍能把握得住，不做坏事；而是说心无作恶的念头，虽在暗室，亦与明处无异。能有这样的功夫，就是圣贤，如何能期望于凡俗世人？自己不也常有鄙吝之念，只是能够自己自制自省而已。

于是他摇摇手阻止皂隶，同时平静地对张屠夫说道：“你倒也说得坦白，我此刻也不必问你心里的事。只是光靠这句话，洗刷不了你的嫌疑。莫待我用刑，你自己说实话吧！”

“小人句句是实。”张屠夫停了一下，突然提高声音说道，“姓徐的死在前天夜里，小人因为这三天祈雨禁屠，不杀猪，前天晚上睡在别处，是有……”声音越说越低，最后竟无缘无故停了下来。

陆陇其诧异，“你前天晚上睡在哪里？”他问，“是有证人？”

“是！有证人。不过——”

“不要吞吞吐吐！”陆陇其拍一下惊堂木，“说！”

“小人是睡在姘头家。”张屠夫吞吞吐吐，“小人的姘头就是证人，只是——”他突然磕个头，“求青天大老爷不要问下去了。”

陆陇其暗暗点头，这个张屠夫还有点良心。他的姘头必是良家妇女，不忍占了人家的身子，还叫她来出乖露丑，所以不肯露来历。牧民之官，化俗成美，第一要养人的廉耻；他不肯说，自己也不必追问，不过试还是要试他一试。

“张屠夫!”他用警告的声音说,“你举不出证人,可就脱不得关系。这是人命重案,利害关系,你自己要想一想。”

张屠夫为难了,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不断眨动,好久,好久,皂隶都已等得不耐烦了,喝道:“大老爷问你话,你怎么不说?”

此一刻是他“天人交战”之际,陆陇其要等他自已求得个结果,便对皂隶说道:“莫催他!让他自己回答。”

“大老爷!”张屠夫有些激动地答道,“小人领罪就是了!”

对做县官的来说,这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,当堂录案画供,案子就可定讞。但是,陆陇其已可断定张屠夫绝不是凶手,一录了供,变成铁案如山,如何使得?因而吩咐:“且先押了下去,收监!”

“喳!”值堂的皂隶齐声应诺。

管提牢的皂隶却有话问,抢步出来,屈一膝跪在公案旁边,“请大老爷示下,”他说,“张屠夫是不是收下天字号监?”

这问得有理。张屠夫自愿领罪,便是犯下命案的重囚,照规矩应下监禁死刑犯人的天字号监。但是,那一来就是脚镣手铐,日夜不松“戒具”;而且天字号的犯人,亡命之徒居多,张屠夫一关了进去,必受“牢头”欺侮。无辜让他受罪,于心不忍。

陆陇其想了想,这样裁决:“此案疑窦尚多,还要提审。张屠夫单独监禁。”

单独监禁的用意是:陆陇其要教刑房书办到狱中去探询真情。刑房书办一共三名,比较善良的是一个姓李的,陆陇其退堂以后,立刻把李书办找到签押处,研究案情。

“你看,这张屠夫像不像凶手?”

“很难说!”李书办答道,“看样子不像。”

“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?”

“是从验尸看出来的。”李书办有条不紊地说,“第一,死者共有十七处刀伤,前胸后背都有,致命一刀在左下乳。如果张屠夫是凶手,伤处不会这么多。记得五年前有件命案,凶手是屠夫,被杀的人只有两处伤,咽喉要害上一刀,右腕一刀——这一刀是放血,完全是杀猪的手法。”

陆陇其深深点头，“第二呢？”他问。

“第二是凶器。屠夫多用牛耳尖刀，伤口里窄外宽；现在这姓徐的伤口，里外一样，大概一寸二三分宽，凶器是两面开锋的匕首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的看法不错了。”陆陇其欣然地说，“我不曾冤枉了他。”

然而李书办却是忧形于色，“大老爷！”他说，“这缉凶的事很麻烦。既然有人承认，大可定案。”

“诬良为盗，断乎不可！”陆陇其语气平静，但显得极其坚决。

李书办也料到自己的话说了也是白说，这位县大老爷的脾气，是他从未见过的，不必再争，争也无用，只谈难题好了。

“照现在的样子看，是要另行缉凶了。”

“当然！”陆陇其说，“你立刻传知捕快，今天就要动手。我也不立限期。要他们实心查缉，莫待我说出追比的话来！”

捕快缉盗，亦有追比的办法，五日一比，要打屁股；倘若是关系重大，譬如过往的达官、本地的巨室被盗，是非破不可的案子而破不了，那就要连累家族，或者老父，或者爱子，为县官暂时拘禁，直待破案，方始释放。于是情急无奈，便有种种交代公事的黑幕发生，或者张冠李戴，把这一案的犯人移到另一案顶名认罪；或者抓来无辜的百姓，有意诬赖，逼打成招。县官明知其事，为了自己的考成，也就马马虎虎了结；还有些则以手法高明，连县官都被瞒过了的。但在陆陇其面前，那是妄想！

曾有这样一件事：有个姓余的百姓，欠下两年钱粮，自己答应分期完纳，但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说了话不算数。陆陇其也曾派人去查过，这姓余的因为连年不幸，尊亲相继亡故，殡葬花费，闹了很大的亏空；最后又遭回禄，弄成家破人亡的局面；同时也没有什么比较优裕的亲戚可予以援手，论境况确是很困难。只是讲法要公平，不责罚此人，无以对依限完纳的百姓，陆陇其无可奈何，下令行杖。

“大老爷！”姓余的再一次哀恳，“无论如何再宽我十天的期限，我一定凑足了钱来交代清楚。”

“到时候不交呢？”

“我不敢欺骗青天大老爷，只求大老爷宽限，到时候一定交。我已经想

到法子，却要几天工夫去办。”

看他神情诚恳，陆陇其准了他的请求。姓余的也言而有信，到了限期，把两年逋欠如数还清。换了别的县官，有此圆满结果，当然高兴；再能抽出片刻工夫，把姓余的传上堂来，说几句嘉许的温语，就算是能体恤民艰的好官。但陆陇其却不是如此。

“你一定在做贼！”他很生气地拍着桌子，“几次比期，你分文没有；我晓得你穷，也没有亲友可以帮忙。我问你，不是做贼去偷，哪里来的钱？”

听这一问，姓余的神色惨淡地答道：“青天大老爷在我们嘉定做县官，哪个敢窃盗？这钱绝不是偷来的！”

“那么，莫非天上掉下来的？”

姓余的低头不答，却有眼泪掉落在地，这明明是有隐情！陆陇其心想，不逼他一逼，不会吐实。

“哼！”他冷笑着说，“事无不可对人言，如果你的钱来路清白，为什么说不出口？”

姓余的倏然变色，悲痛相激，忍不住痛哭失声，“大老爷，我实说了吧！”他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来，“是卖女儿的钱！”

这一下害得陆陇其也是颜色大变，放缓了声音说：“你女儿多大？卖给哪家？细细说给我听。”

姓余的无法从容陈述，哽咽着说了个大概：他有个十六岁的女儿，尚未许亲；为了钱粮征收不足，便要连累“大老爷”的“考成”，于“前程”有碍，因此，将女儿卖给了邻家的儿子。卖得的钱，也不过刚刚够完逋欠，因为邻家的境况也不好。

完逋欠不是为了免于受责，而是不忍连累县官的“考成”，陆陇其心里越发难过，也就越发不能不问个清楚。

“你那女儿卖与邻家，是做偏房，还是算正室？”

“也不是偏房，也不是正室。他家把钱都凑了给我来完粮，办不起喜事，我也一点都没有陪嫁。就在今夜，悄悄把我女儿从后门送了过去‘圆房’，就算成了亲。”姓余的说到这里，大概是觉得太委屈了女儿，抽抽噎噎地哭得好不伤心。